

澳華新文苑

第1227期(A)



《金海岸》創作談： 導演張華潔答友人問

前言：近日，旅澳華人導演張華潔的短片作品《金海岸》榮獲第58屆休斯頓國際電影節故事短片雷米金獎。這部全程使用手機拍攝，反思戰爭與和平的作品，引發了眾多關注與討論。應《澳華新文苑》之邀，我們整理了導演與友人就本片創作進行的深度對話，以期揭開作品背後的思想與感悟。

Q1：首先恭喜您獲獎。捧著獎盃的那一刻，您最想說什麼？

A：最想讓劇組的每一位成員都捧一遍這個沉甸甸的獎盃。這份榮譽屬於我們每一個人。

Q2：拍攝《金海岸》的最初動力是什麼？

A：在澳洲完成第一部短片《過火木》後，我就希望再創作一部與澳洲海岸有關的電影，這是埋藏已久的願望。

Q3：創作的靈感來源和觸發點是什麼？

A：源自一種深切的觸動。當我看到無人機視角下的戰場視頻，感受到那種冰冷的殘酷與對生命的憐憫時，一種強烈的創作衝動油然而生——我想做一部呼籲和平的電影。

Q4：您認為這是一部能讓觀眾“瞬間破防”的短片嗎？

A：我在初剪完成後自己就先“破防”了。如果情感是真誠的，我相信它能傳遞出去。

Q5：您最希望觀眾從影片中獲得怎樣的解讀或感受？

A：我希望通過殘酷戰場與和平後方的強烈視覺對比，能觸動觀眾去思考戰爭與和平，生命與技術的本質。

Q6：您的影片風格既充滿激情又極為克制，這是如何做到的？

A：這或許並非刻意為之。我的情感和態度自然流淌在每一個鏡頭，每一句臺詞裡。作品即人，它反映的是創作者本真的狀態。

Q7：電影在您生活中扮演著怎樣的角色？

A：它幾乎是我每天都會思考的事情，是我看待世界，表達世界的一種重要方式。

Q8：作為獨立電影人，您如何平衡創作與社會活動？

A：它們既不相相互隸屬，又彼此影響。生活是創作的源泉，創作也是對生活的回應。

Q9：您跨界多個藝術領域，它們會衝突還是相互成就？

A：它們從不衝突。繪畫，電影，都是表達的媒介。當我感到“非此不可”時，就會選擇最不可替代的那一種方式。

Q10：為何選擇用手機拍攝？是成本所限還是藝術考量？

A：兩者皆有。手機輕便，靈活，能極大地提高效率，並幫助我無限接近理想的視覺效果。它的技術已能滿足我當前電影形態的需求。

Q11：您如何看待手機電影的未來？

A：手機電影並非“低技術”，而是一種新的技術標準。智慧手機的普

及正在倒逼電影製作與觀看方式的變革，這無疑是未來的趨勢之一。

Q12：作為畫家出身，繪畫經驗如何影響您的電影視覺？

A：我也是攝影和導演出身。但繪畫的影響的確是全方位的，從光影，色彩，構圖到整體氛圍的營造。我認為視聽質感與美學純度是一部電影的核心價值。

Q13：片中“葉鱗”的意象非常獨特，您是如何構思的？

A：它弱小，緩慢，擁有極強的偽裝與求生本能。這種將生命的脆弱與頑強融於一體的自然意象，完美地契合了森林與戰場的環境，成為了一個沉默的“旁觀者”與象徵。

Q14：從“無人機視角”到“金海岸”的轉場，想表達什麼？

A：那既是現實中冰冷的技術監視，也是一種跳脫出來的，悲憫的視角。科技本應服務於人，卻常常異化為傷害人的工具，這種對立值得深思。

Q15：作為旅澳導演，多元文化環境對您的創作有何影響？

A：我的選角和劇本均基於故事發生的真實邏輯。澳洲寬容的多元文化環境為這種自然而然的創作提供了土壤，我不刻意強調，也無需回避。

Q16：獨立電影的核心是什麼？您拒絕資本嗎？

A：核心是作者對生活的純粹態度。我從不拒絕資本，我拒絕的是被資本支配。如果資本能為作者的獨立精神服務，那當然是越多越好。

Q17：澳洲的創作環境給您帶來了什麼？

A：這裡輕鬆，自然，沒有過多的壓力，是一個能不斷激發新靈感的，孕育獨立電影的溫床。

Q18：創作中最困難的部分是什麼？

A：永遠是劇本打磨和在有限資本下，將主觀能动性發揮到極致。

Q19：用唯美鏡頭講述殘酷戰爭，是特意設計的反差嗎？

A：更多是一種直覺，是內心覺得“只能如此表達”的本能選擇。

Q20：電影對您而言，最大的意義是什麼？

A：是情感的寄託，是審美的昇華，更是為了“化干戈為玉帛”——促成與人之間的理解，尊重，以及對生活與愛的共鳴。

Q21：回顧全程，最讓您滿意的和最遺憾的分別是什麼？

A：最滿意的是“做完了，放映了，獲獎了”這個完整的過程。最遺憾的則是因資源所限，導致前期籌備緊張，後期製作週期被迫拉長。

Q22：未來會繼續堅持跨界多元的創作嗎？

A：順其自然，有感而發。生命的體驗本身是多元的，表達也應是如此。

結語：
這一問答清晰地勾



張華潔導演近照



《金海岸》榮獲第58屆休斯頓國際電影節故事短片雷米金獎。

勒出張華潔導演作為一名獨立藝術家的創作肖像——真誠，純粹且富有使命感。

他的創作源於最本真的生命體驗與人文關懷，從對戰爭技術的反思到對自然生命的悲憫，動機純粹而有力。在手法上，他擁抱新技術卻不為技術所奴役，一切形式皆服務於內容表達。他深受繪畫藝術影響，將視覺美學視為電影的核心，使《金海岸》在低成本之下仍保有極高的藝術純度。

對於“獨立”二字，他有著清醒而深刻的認識：獨立是精神上的專注與純粹，而非形式上的孤立。他開放地歡迎一切能服務於創作的資本與合作，但堅決捍衛作品的作者性。

最終，所有探索都回歸到一個溫暖的終點：促成理解，呼喚和平。這正是《金海岸》乃至所有優秀作品最能打動人的力量。

張華潔導演的思考非常深刻，充滿了真誠的力量和藝術的洞見。這份問答充分展現了一位獨立藝術家的風骨與視野——對技術的敏銳，對美學的堅持，對資本的清醒，以及對人類命運的深切關懷。

恭喜張導取得如此優異的成績！期待他的“獨立三部曲”早日全部面世，也期待未來能繼續讀到他不拘一格的創作與思考。



《金海岸》劇照

謹以光影為筆繪就生命詩篇 ——粗讀張華潔電影藝術之魅

有幸觀看了張華潔導演在第七十一屆休斯頓國際電影節上的兩部手機電影：《過火木》與《金海岸》。兩部微型作品摘得雷米金獎桂冠，是來自世界最悠久獨立電影節的認可，不僅是對個人創作的肯定，更是對電影藝術民主化時代來臨的莊嚴宣告。我們現場觀眾感覺這份榮譽當之無愧！

“雷米金輝映寰宇，七十一國競千帆”——這份殊榮的份量，體現在電影節執行主任凱蒂·萊·坎農的來信中：“今年我們收到來自71個國家的3000餘部作品，您的作品在極具競爭性的領域成為最佳。”更令人動容的是，張華潔導演的名字被寫入與斯皮爾伯格，李安，科恩兄弟等電影大師同源的譜系，成為“持續成就中的新星”。

觀其作品，《過火木》中巴山夜雨的東方意境與《金海岸》休城天際的現代光影交織成詩。“鏡頭有語傳幽邃，光影無聲訴萬千”，導演用手機鏡頭這最當代的書寫工具，完成了最深沉的人文敘事。畫面刮目神馳處，是人物內心世界的言簡意厚；音樂大氣古樸時，觸動的是人類共通的情感心弦。這種通過移動影像實現的藝術突破，正是電影節所讚譽的“卓越創意與對獨立製作

的奉獻”。最為難得的是，在技術民主化的時代浪潮中，張華潔導演以手機拍攝這種最具革命性的創作方式，證明了藝術表達的本質不在器材貴賤，而在於創作者的心靈深度。“莫道獨立征程遠，前人足跡李安前”，這份成就既是對華語電影精神的傳承，更是對未來影像創作的啟迪——當每個人都能手持攝影機記錄時代，真正的藝術價值將更加取決於作品的靈魂重量。

正如頒獎詞所言，休斯頓國際電影節始終致力於“挖掘真實的故事講述和藝術探索”。張華潔導演的作品正是以此取勝：那些令人感動淚流，觸動心靈的瞬間，那些對人生感悟的深度挖掘，對善良與和平的永恆追求，最終彙聚成“過山火映巴山月，金海岸連休城天”的藝術境界，讓不同文化背景的觀眾都能在其中照見自己，理解他人。

這份金獎，不僅屬於一位才華橫溢的導演，更屬於每個相信影像力量的追光者。它告訴我們：在這個移動影像的時代，每個人都有機會用鏡頭書寫永恆，用光影傳遞真情。而這，正是張華潔導演作品最珍貴的當代價值與永恆魅力。

武止戈

翠鳥折翼紅塵緣盡 ——沉痛悼念鄭關翠紅女士

9月3日星期三，近200名華人社區各界朋友在安息禮拜上送別了悉尼文化界知名人士鄭關翠紅（Teresa Cheng）女士，這位有「關公關」美譽之稱的唐人街商界女強人，走完了她傳奇的一生：七十七年的歲月，她用了四十年的光陰見證了悉尼唐人街的興盛；「八通唐人街」作為知名的專欄作家紅姑，她用手中的筆記錄了唐人街的變遷，華人社區的故事；何況，她本身就是一部華埠生動的編年史。

著名僑領方勁武（King Fong）在“述史”的環節中，深情地回顧了鄭關翠紅的一生；他表示，Teresa八十年代初從香港移民到悉尼之後，最早在剛創辦的《星島日報》任職，對於大學畢業後曾在香港當過法庭記者的她，重操媒體的舊業可謂“駕輕就熟”；稍後，她更成立了自己的“中國城宣傳推廣公司”，背靠唐人街，面向華人社區，逐步打拼，建立起自己的事業。

方勁武坦言，鄭關翠紅在悉尼唐人街的確是一種標誌性的存在：她主持編寫了第一部的澳洲華人商業電話簿，出版了澳洲傑出華人錄，在兩份最大的中文日報撰寫專欄文章；她創辦的宣傳推廣公司幾乎包攬了當時所有的華商餐館，店鋪的開張剪綵，廣告宣傳，是名副其實的“八通唐人街”大姐大。

筆者90年代中也進入了《星島日報》工作，負責編輯與社區採訪。其間，也就自然認識了Teresa，這位師姐給筆者的第一印象十分好：她的穿著端莊優雅，談吐溫柔斯文，完全是一名社交名媛的風範。

由於工作的關係，我們經常都會在一些社交場合如新聞發佈會，各種的社團慶典活動，早期也會在一些新商舖，餐館的開張慶典上遇上，因為她也是《星島日報》週刊的專欄作家，Teresa也常來編輯部交稿，見了面就順便聊聊：一來二去也就逐漸熟絡了。也許都是同行的緣故並說粵語，我們見面時的談話多是輕鬆愉快的。

印象較為深刻的一次，是筆者在編選《星島日報》主筆劉渭平教授紀念文集期間的多次交談；2003年，88歲的劉教授患病去世，多年來一直受到他鼓勵，賜教的筆者想編一本紀念文集，把劉教授生前的一些文稿，書法和國畫以及他的友人和學生後輩的懷念文章匯集一起，編成文集印刷出版。鄭關翠紅不僅出謀獻策，還利用她的人脈關係聯絡社團僑領群策群力，並親自動筆撰寫了幾篇的紀念文章。在大家的幫助下，經過近一年的努力，由趙大鈞老師題寫書名的《劉渭平先生紀念文集》終於問世，寄託了一眾文人雅士對劉教授的無限敬意。

退休後的Teresa把精力機會全部都放在了《號角》月刊的編輯撰稿上，長達12年，從安息禮拜上牧師，傳道與姐妹對她捨不捨的懷念，見證了她長期的無私奉獻。

Teresa遠道從香港而來的姐姐也深情地在臺上分享了她們的姐妹情誼，而一眾弟妹親友也依依不捨，送別可敬的親人。筆者置身其中，也沉浸在無限的悲痛之中。

僅以一聯敬挽之：

翠鳥折翼無法展翅翔碧空；
紅塵緣盡告別人間上天堂。

景亮



鄭關翠紅女士生前在集會上講話。